

反義詞的構成條件

楊劍橋

復旦大學中文系

一般認為，所謂反義詞就是詞義相反或相對的詞；那末反過來，詞義相反或相對的詞就是反義詞。這似乎是一種簡單明了的說法，其實卻是一種不嚴密不科學的說法。因為詞義相對並不一定是反義詞，如：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婦女、兒童，花、葉、根、莖，各組的詞意義上彼此對立，但彼此並不形成反義關係。其次，雖然許多詞義相反的詞是反義詞，但並非所有詞義相反的詞都是反義詞，如：水、火，在漢族人的觀念中是意義相反的(所謂「水火不相容」)，但不是反義關係；美、難看，意義也是相反的，但也不是一對反義詞。

那末反義詞的構成條件究竟是甚麼呢？

(一)必須以概念的矛盾關係或反對關係為邏輯基礎。矛盾關係是指非此即彼、非你即我的關係，如：生/死、是/非、雌/雄、光明/黑暗、靜止/運動、男性/女性，等等。而前進、轉彎，正確、缺點，不是矛盾關係，所以不是反義詞。反對關係是指具有中間狀態的連續體的兩個極端，如：強/弱、大/小、買/賣、寒冷/炎熱、迅速/遲緩、天堂/地獄，等等。「涼快」是「炎熱」和「寒冷」的中間狀態，「適中」是「巨大」和「渺小」的中間狀態，因此，炎熱、涼快，巨大、適中，不是反對關係，自然也不是反義詞。

(二)結成反義關係的雙方應能互相以對方為存在的條件。沒有「內」，無所謂「外」；沒有「東」，無所謂「西」；沒有「買」，無所謂「賣」；沒有「老師」，無所謂「學生」；沒有「格律詩」，無所謂「自由詩」；因此：內/外、東/西、買/賣、老師/學生、格律詩/自由詩，可以成為反義詞。沒有「紅」，照樣可以有「藍」；沒有「水」，照樣可以有「乳」，因此：紅、藍，水、乳，不是反義詞。

(三)結成反義關係的雙方祇能有一個相對相反的語義成份。如父、女，母、子，雖然屬於反對關係，也能以對方為存在條件，但兩者既在性別維度上互相對立，又在世代維度上互相對立，故不能形成反義關係。而：父/子、母/女，則僅有世代維度上的對立，造成強烈的對比，所以是反義詞。

(四)結成反義關係的雙方最好有相同的語體風格、語法構造和音節數量。語體風格、語法構造和音節數量不同的詞，雖然也可以形成反義關係，但在人們的習慣上總

感到彘扭。因此書面語的「迅速」和口語的「慢吞吞」、莊重色彩的「丈夫」和隨意色彩的「老婆」、雙音節的「白天」和單音節的「夜」、並列結構的「勇敢」和主謂結構的「膽怯」、名詞「統治者」和加前綴的名詞「被統治者」等等，都不是成對的反義詞。

(五)結成反義關係的雙方應屬於同一個語言系統。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有不同的詞匯系統和語言習慣，古代漢語中的反義詞到現代漢語中就不一定是反義詞。如古代的「高」和「下」，現代祇能說「高」和「低」，而古代的「湯」(熱水)也不能和現代的「冷水」組成反義關係。同理，在現代漢語中，方言詞與普通話詞也不能形成反義詞，如蘇州話「標致」(漂亮)和普通話「醜陋」。

根據以上反義詞的構成條件，有一些詞是沒有反義詞的，如：尺、樹、飛機、做、考慮、遊玩、緊急、均勻、遙遠等等。因此在語言系統中，反義詞的數量要比同義詞少得多。也正因為如此，作家往往要借用一些意義合適的詞來充任反義詞的角色，如郁達夫《故都的秋》：「南國之秋，當然是也有牠的特異的地方的，譬如廿四橋的明月，錢塘江的秋潮，普陀山的涼霧，荔枝灣的殘荷等等，可是色彩不濃，回味不永。比起北國的秋來，正像是黃酒之與白乾，稀飯之與饅饅，鱸魚之與大蟹，黃犬之與駱駝。」其中的「黃酒」和「白乾」、「稀飯」和「饅饅」、「鱸魚」和「大蟹」、「黃犬」和「駱駝」就是反義詞。